

“整本书阅读”领读计划

“整本书阅读”不要忽视教学策略

张瑾琳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人站在不同的地方,角度不同、视野不同,形成的格局也不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语文教师就需要站在课程的高度审视语文,审视整本书阅读教学。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高度,应该就是语文课程的理想高度。

“整本书阅读教学”由来已久

对于整本书阅读教学,实际上早在1949年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就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书。叶圣陶先生认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是通过教师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使其能够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新世纪初,2003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教学建议部分,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地位在语文教学中重新获得认可,但是现实中的教学处境却非常尴尬,常常因为课时紧张、学业压力大、评价困难等原因而被忽视或者挤占。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第一个学习任务群呈现,并且贯穿了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这充分说明了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做出了底线要求: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学术著作。国家统编教材高中语文在必修教材中选择了《乡土中国》《红楼梦》作为学习内容。

至此,从课标、教材到课堂教学都有了整本书阅读的学习目标、教学建议、学习指导、质量标准等具体要求,整本书阅读教学才真正得以落实。在新课程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师需要通过科学的教学策略,有效实施整本书阅读教学。

研究《课标》是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前提

基础教育阶段,在国家制定的课程方案的大框架下,课程标准就成为教师实施教学的纲领文件。课程标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定每个学段应该达到的课程目标;第二,明确指出在每个阶段,教师应该选择哪些需要学习的内容;第三,通过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来引导教师完成不同的学习任务;第四,各级各类考试命题的重要依据。简而言之,课程标准是从



视觉中国 供图

教育目的到课堂教学目标中间的一个枢纽,“教育目的—课程标准—课堂教学”,因为有了课程标准,就建立了一个一致性的教学目标体系,教师要学会对课程标准进行解读,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实现“软着陆”。

《课标》明确指出,高中语文学科是以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语言运用中提升语文素养获得综合发展。例如,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个任务群中,《课标》给出的五个教学提示就为教师指明了教学的方向:作品选择上是课标指导下的师生共同商定选择,课时安排上做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方式上做到共同基础与个性阅读指导相结合,阅读方法上做到精读与略读、浏览相结合,教学内容上做到整体与专题相结合。同时,《课标》也指出,必修课程在建构整本书阅读的经验和方法,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则是重在运用这些经验和方法读整本书。

除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外,其他任务群也是通过阅读文本来完成语文学习的,如必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写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实用性阅读与交流、选择性必修的文化论著研习、选修的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跨文化专题研讨等等,都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阅读基础之上的。可见,新课程改革对高中语文学科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需要广大语文教师深入学习、研读。

课程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

1. 科学构建整本书阅读的教学设计。《课标》将整本书阅读课程化,作为语文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把握三

个基本原则:第一,教学设计是面对全体学生,同时要关注个体学生。必修教材《乡土中国》《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专题,面对的是全体学生,同时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着阅读差异化,因此教师要针对学情、教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设计不同层级的阅读任务,让所有学生通过语文学习活动都能有所收获,达到相应的阅读能力层级。

第二,引导学生阅读方法的获得和应用。教学时要针对整本书的学习特点进行相应的方法指导,使学生通过阅读领会表达的妙处,获得相应的阅读方法和技巧。第三,引导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读书时间,在阅读的过程中善于思考、参与讨论、强化练习。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作品,与文本对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有心得有体会,才算真正完成了整本书阅读。教师切忌把整本书阅读等同于课外阅读或兴趣爱好,放任自流。

2. 整本书阅读教学需要经典引路。马克·吐温说,经典是人人希望读,但人人又都不愿去读的东西。引导学生读好书本身就不容易,要引导他们读名著就更非易事了。改变学生阅读肤浅化的现状,不仅仅是拓宽其阅读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阅读质量,“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新教材将《红楼梦》作为整本书阅读的首选,从课程观的角度看,《红楼梦》的各个维度都适合高中语文教学:结构布局、典型形象、描写手法、诗词曲赋、珍珠妙语……因此,能喜欢这部小说的人也多是能着眼于语文精彩的有心人。

有位教师教学《红楼梦》的做法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假期提前读书任务,要求学生至少读小说的前五回,开学后用填写诚信卡的方式督促阅读后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在课堂上精选《林黛玉进贾府》《刘姥姥进大观园》《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等篇目精讲,重在读书方法引领。此外,还要几件事同时并进,一是课前关于《红楼梦》演讲——重在激趣;二是开专题讲座——重在帮学生整体把握;三是写

评论——读写结合;四是结集出版学生作品集《红楼梦中人》。

3. 整本书阅读效果的科学评价。《课标》首次提出了“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命题建议”,与“学业质量标准”相呼应。因此,整本书阅读的评价还是可以落地的:落实《课标》中的“评价建议”和“学业质量标准”,整合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教师在设计评价指标时需注意:第一,借助多重语文学习任务考量阅读效果。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效果很难依靠短期、单一的评价方式来衡量,可以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用读写活动、问题研讨、交流分享、自我反思等评价方法,增强评价的信度和效度。第二,建立完整的整本书阅读档案。整理留存多种阅读活动的表现性证据,如读书笔记、文学创作、活动视频等,全面了解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在学习体验。第三,评价时既要考虑共同基础性,也要突出差异性和层次性,应从对作品的认读能力、理解能力、鉴赏能力、评价能力等方面考查,评价目的是让每个学生的阅读能力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以上评价最好由师生共同设计、参与、实施、完成。

新课程改革需要语文教师站在课程的高度审视课标、教材、文章,甚至每节课。站在课程的高度,学会思考:高中生怎么阅读整本书?学散文、诗歌、小说、文言文都要学什么?与初中语文如何衔接?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语文能力培养如何体现螺旋式上升?……在充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设计学习环节、教学活动,同时设计符合学生学习基础的学习任务,制定明确的自主学习的目标、任务、方法和评价。语文教师需要针对学情和教情,将教材用好、用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树立“大语文”观,这是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师带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雅致的文言总能在现代中国人的心底激起一阵涟漪,作为古典文学皇冠明珠的古诗文,更是为世人带来了深切的感动和慰藉。在今日,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学习传统文化,直接学写古典诗歌是上佳的路径之一。

刚上大学时,我便开始自学写诗,当时翻阅了图书馆所有关于诗词写作的书籍,却还是一知半解。想通过网络寻找相关先行者,但诗词江湖鱼龙混杂,各种观念碰撞尽管显得很热闹,扎实积累功夫的人却并不多。

初学写诗的人,除了忙于摸索方法、寻找同道之外,还会经常出现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要遵守格律?是否需要遵循平水韵?要不要用现代词汇?为什么古人有些诗不合格律?哪些诗家适合模仿,哪些不适合?判断诗的好坏究竟有没有标准?模仿前人佳作的时候怎样写出新意?”以上问题,初学者必须正面应对。能写出好诗的人,未必能够为上述问题做出行之有效的答案;愿意在这方面为人提供帮助的人,自身的诗作又往往经不起细看。

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作者其实不多,诗人邹金灿先生恰好是其中之一。在众说纷纭的状况下,我选择了追随他的求学路径。邹先生积十年时间写成的《古典诗歌写作入门》(商务印书馆)一书,前身是一份诗律讲义,那份讲义在2012年引领我走上求学的道路。多年来,邹先生不仅教会许多人掌握写诗入门的方法,更通过相聚谈论古诗文作品的方式,帮助诗友进阶与立身,这些内容都被作者收入此书中。

《古典诗歌写作入门》一书很特别:“格律篇”为读者攻克“平仄”“格律”“对仗”这三个重要的关卡;“作法篇”深入呈现了作者的诗学观,引导读者登堂入室;“实践篇”是真实生动的教学记录,也是同类书籍中极其难得的内容。作者不仅密切关切初学者遇到的各种困惑,用亲切近人但毫不含糊的语言进行解说及评价,还把写诗、改诗、评诗的过程细致呈现出来,最后附上自己的诗作,很有说服力。

一般来说,初学者在弄懂格律之后,容易以简单涉猎、张扬才气的方式尽情

萧子说

在宽路遇见精彩——读《古典诗歌写作入门》

创作。在这种状态里,因为对作品欠缺了锤炼,许多人长年溺于浮浅诗风而不自知。《古典诗歌写作入门》用了很大的力度破除这一学诗痼疾,强调学诗者必须要付出打磨作品的苦功,通过追摹古人,成就自己。

从具体做法看,《古典诗歌写作入门》引导学诗者遵循一定门径进行练习的同时,又不忘提醒读者保持不甘平庸的志气,不轻易放过习作中的陈词俗句,以八面受敌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严格审视和反复锤炼。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学诗者不仅掌握大量古典文学知识,丰富了积淀,还能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

我曾经向作者请教取法唐诗还是宋诗这一问题,他告诉了我宋儒邵雍对程颐说的这番话:“面前路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外,况能使人行乎?”

《古典诗歌写作入门》亦是如此,无门户、不设限,提倡大家放眼读书、转益多师,示人以宽路。读者行走在这条宽路上,相信会拥有一个精彩纷呈的求学历程。(作者系文学博士)

指导

“黑鹤小说”好看在哪儿

苏少伟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既连续又完整。经过多年的文学创作,黑鹤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叙事话语,他对叙事节奏、叙事语调的把握,对叙事模式的建构,对“叙事”本身的探索,均达到了一定高度。《风山的狼》是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可以看作观察黑鹤文学创作的一个小切口,以此见出黑鹤小说创作的几个特点。

1. 有故事,更有故事中的故事。黑鹤的小说通常有一个明显的结构特点,就是故事套着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说是延伸,可以说是另造,或者说是补充。譬如《风山的狼》的骨干是“我”与伊斯格、伊斯格与狼的故事,但在这一主体故事链条之下,还有“我”过往经历过的许多故事,也有草原上各种动物曾经历的故事,就连牧场大叔这个小角色,黑鹤也自然而然地带出了精彩的小故事。黑鹤对这种叙事模式是偏爱的,他在以往的长篇小说甚至中篇小说(如《野牦牛》)中也有这样的写作技法。《风山的狼》是一种接续。这些故事起到多层次的作用,或者丰富了文本的趣味性,或者延伸了内容的指向,或者构成了故事的丰富性,或者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2. 认识空间,认识生灵。看过黑鹤的小说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懂得空间、懂得场所的人。草原上的一切,从草地到河流,从灌木到砾石……黑鹤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几乎使得他成为一个现代博物学家。在黑鹤笔下,空间如此有趣,因为空间发生了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恰恰在两方面给了人愉悦:第一是紧张有趣的情节,第二便是知识。比如《风山的狼》的空间叙事中蕴含大量新鲜的知识,关于草原和灌木丛“脾性”的知识,动植物的知识,地球气候的知识……秋天,不能让马狂奔,马需要储存脂肪,才有足够的能量应对严寒;生活在洞里的平头哥蜜獾有永不衰竭的体能、柔软如弹簧的身体,可怕的出击速度和咬合力……这些知识萦绕着我们周身,却不令人自觉。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我们大概会犯错误,比如我们读到的那些关于“感恩”的故事——人救过狼,过了多年后狼回来报恩。黑鹤直截了当地说:“那应该是根本不了解动物行为学的人类的臆想吧。”

3. 崇尚本能,也崇尚智慧。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黑鹤都会承认本能是动物的原生力量,具有保护的作用。它的存在,确保了动物的生存与延续,使动物免受伤害,或者尽可能少受伤害。《风山的狼》里,伊斯格在荒野待了一些时日,身上“不仅仅是狼本身的气味,还包括更为接近自然的部分,那是山西、土壤、未被人类触及的一些东西的味道”。黑鹤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小说中的

“我”尊重这种行为,尊重伊斯格对于荒野的“回归”,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能,而本体的力量让它们生存得更久、更有活力。

但黑鹤并不迷信本能,他写出了动物的智慧。黑鹤自信地说出:“我了解我的狗,蒙古猎犬的智商很高,很小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向我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要求。”他这样说的话,第一,体现了自己与伊斯格互动性的交流;第二,确认了动物具有智慧,当然这种智慧不是人类意义上的“智商”测定。黑鹤相信,动物的智慧表现为它们对情绪的自然流露,对生存环境的判断和理解,甚至对生活的一种朦胧但有意识的态度……

4. 写动物,更是在写人。黑鹤的小说名为“动物小说”,其实更是在认识“人”的心灵、态度、情感。在书中,叙述主体的倾向很突出,他大量地运用了“我”这个主体性强烈的词语。这个“我”可能是黑鹤自己,更可以说是一些抽象的“人”。人因为动物的受伤而悲伤,人因为理解了动物的内心而自信,人因为震慑于自然的威力而成熟。有多种多样的情形,让人暴露出自己的内在。

黑鹤小说的特点还在于,故事中设置了很多情境,而且是人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情境。比如,对于伊斯格“逃离”到野狼那里,人应该怎么办?把它拉扯回来,或者赶走野狼,或者离开草原、回城市,或者顺应之?黑鹤设置的情境,不单是叙述主体“我”的情境选择,读者亦是——那么,你会作出什么选择?黑鹤的小说拷问了普遍的“人”。

在人跟动物的关系中,自我局限、自我傲慢、自我封闭是顶大的性格缺陷。这些缺陷也表明了,人确实是不完美的。但黑鹤的小说里,人正在向更美、更理解世界的方向进阶。《风山的狼》里,“我”自觉地放低姿势去理解伊斯格,“我”对于野狼、獾都自觉地去欣赏,“我”对这个世界是热爱的。牧场大叔亦是,这些都是带有“人”的自觉。在动物小说里,避开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或许是黑鹤的视点,《风山的狼》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它对我们怎么认识“人”是有启发的。



《风山的狼》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天天出版社

推荐

《以鸟兽之名》:故乡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赵亮



《以鸟兽之名》 孙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以鸟兽之名》是青年作家孙频的山林系列小说,也是一部具有《桃花源记》遗风的作品。叙述人“我”从现代化的都市中返回,却在故乡阳光山上一再迷失:曾经装载着盎然生机的木材厂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废弃的江南园林开发项目。园林中还有坚持不肯退让土地的两兄弟,依旧在园林中播种自己的筱麦。山上的旧村庄跟这个园林一样,人烟稀少,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凋敝得像个荒漠。故乡面目全非,似乎成了眼前这些仿品后面的真实影子。然而,故

乡的山林,还是山下去到人群中,继续拼一拼那名声显赫的事业?就像《桃花源记》的结尾一样,既往不可追,未来无以期。《以鸟兽之名》也注定是无解的。一场又一场无踪的“寻找”和一次又一次惊人的相遇,不过证明,月是故乡明,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诗意想象。草木、鸟兽、山川、河流依旧,但人已经疏离和陌生,父母旧友像被笼着一层轻雾一般,似近还远。

在主人公有点迷离的追寻途中,比人物更精彩的是人物穿行其间山林,还有山中的鸟兽、荒芜的村庄、不言的器物和无措的乡邻。孙频花费不少篇幅耐心描写山林中的动物、植物、文物,以及它不同时节的生态景象,浩瀚如沧海桑田的演变,细小如一种微妙的气息。整个山林像一只巨兽,凶猛、寂静、神秘的,像一只巨型猛兽,温柔地在人的耳畔呼吸。“我”寻访途中遇到的各色人等如同一块块拼板,他们的点滴叙述和不同际遇,拼凑起来的是时间带给山林的改变。商业经济的发展借由对人的改变,也让整个山林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渐渐改变。人来人往的脚步和声音,遗落在山林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了秘密。

孙频在《以鸟兽之名》的写作中,把时间、历史和记忆,通过文物、山林、故友等元素巧妙融入了文本中,进而轻轻打开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内心,又将它轻轻地关上。她试图通过人与物、人与时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梳理,为当下人内心的凝滞、惶惑、漂泊以及追寻,指引一条具有疗愈效果的庇护之路,从而安顿需要成长的我们。

在近日举行的《以鸟兽之名》新书发布会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与孙频一起畅

谈关于故乡的话题。孙频谈到了创作初衷:“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快速,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质化的、更快捷的东西。我这本书选择的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庄、新石器时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时期的古玉等,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

李洱认为,《以鸟兽之名》处理的主题非常复杂,有两个故乡的概念。游小龙这个角色非常鲜明、丰富,是当代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揭示了很多问题。比如,游小龙的双胞胎弟弟设法上学,他上学了,这触及了每个中国人生下来身上都有一种原罪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很贫穷,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家族往往要供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回报家族、回报家庭,但个体和集体之间是有强烈冲突的。

“《以鸟兽之名》努力把人的历史性建构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纵横轴,这个轴会带动孙频的小说往下走得更多。”梁鸿说,孙频的小说元素越来越风格化,已经成为某一个世界的象征。